

凶鳥の如き忌むもの

「刀城言耶」系列

02

# 凶鳥 忌諱之物



一七曜文库

三津田信三

MITSUDA SHINZO

张舟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凶鸟·忌讳之物

张舟  
译

MAGATORI NO GOTOKI IMU MONO

© Shinzo Mitsuda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0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鸟·忌讳之物 / (日) 三津田信三著；张舟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5226-8

I. ①凶… II. ①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723号

## 凶鸟·忌讳之物

---

作 者 [日]三津田信三  
译 者 张 舟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5226-8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首先，请允许我就拙作得以在中国大陆翻译、印行一事，向出版方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致谢。万分感谢大家的促成！

接下来呢，我想按照小说的系列，为首次阅读拙作的中国读者做一下简单介绍。各位读者参考以下内容后，若能进而阅读本人的其余作品，那真是不胜荣幸。

### 作家三部曲

该系列以作者自身（三津田信三）为叙述者，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实际存在的人物在文中多有登场，具有非常强烈的超小说（Meta Fiction）性质。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和《作者不详·推理小说家的读本》以及《蛇棺葬》、《百蛇堂》合称“作家三部曲”。（《蛇棺葬》跟《百蛇堂》算是一本。）三部曲主题各异，《忌馆》是怪奇小说，《作者不详》是侦探小说，《蛇棺葬》与《百蛇堂》则是怪谈。另有番外篇《避难所·杀人告终》。

## 刀城言耶系列

该系列将时代背景设为昭和二十至三十年间，以日本乡镇为舞台，由怪奇幻想作家刀城言耶担当侦探角色，力求达到民俗学恐怖小说与本格侦探小说的融合。

长篇有《厌魅·附体之物》、《凶鸟·忌讳之物》、《首无·作祟之物》、《山魔·嗤笑之物》、《水魃·沉没之物》，短篇集则有《密室·自闭之物》。

## 家系列

除了“以暗藏隐情的家为舞台”这一共通主旨，该系列没有共同的主人公，各作品之间完全独立。该系列作品的内容属于恐怖小说的范畴，但也融入了侦探小说的一定要素。

具体作品包括《祸家》、《凶宅》和最新作品《灾园》。

## 死相学侦探系列

该系列由拥有观测人类死相能力的弦矢俊一郎担当侦探角色，他力图解开委托人显露的死相之谜，并救其逃生。

现有长篇《十三之咒》、《四隅之魔》和《六虫之躯》。

## Slasher 系列

谜一般的杀人狂一个接一个地残杀登场人物——就像恐怖片里的情节一样。

该系列的作品将会是相互独立的形态，虽然暂时只有《Slasher 废园杀人事件》这一部作品。

## 非系列短篇集

目前出版的只有一部怪奇短篇集《赫眼》。

今后，我打算以“刀城言耶系列”为中心，继续各系列的创作。（眼下只有“作家三部曲”尘埃落定，宣告完结，所以不会再撰写了。）而且，我很想挑战新的题材和新的作品。

最后，我要对拿起本书的所有读者敬上由衷谢意。希望阅读本书能使大家愉悦，哪怕这愉悦感只是些微之事。

三津田信三

在海底，謹防共潛

在海面，謹防船靈

在空中，謹防鳥女

凶鳥・忌諱之物

凶鳥の如き忌むもの……………



## 主要登场人物

城南民俗研究所的人们：

鵺敷神社的人们：

唐通酉一（研究所助理教授）

鹤 笃司（研究所所员）

朱慧（三代前巫女，已故）

朱世（二代前巫女，鵺婆大人）

朱名（上代巫女，下落不明）

朱音（现任巫女）

朱里（朱音之女）

正声（朱音之弟）

赤黑（神社的仆役）

其他人：

伊吹末利作（游方的宗教人士）

北代瑞子（鸭川女子大学学生）

刀城言耶（怪谈作家 东城雅哉的本名）

兜离之浦的人们：

下官德朗（镇长，乡土史学家）

下官钦藏（浮坪医院医生，德朗幼子）

间蛸辰之助（兜离之浦头号渔业经营者的次子）

海部行道（海部旅馆业主的三子）

# 前 言

战争结束后，出于兴趣亦为兼顾生计，我一直到处旅行，在各地收集奇闻怪谈。从深谷的山村到盆地的农村，再到沿海地区的小渔村，我民俗采风的足迹已然遍及全国。

不知为何，但凡我到访之处，异象与费解的事件总是层出不穷。对为收集怪谈而四处奔走的我来说，真可谓自作自受。然而，倘若换个角度审视我的种种际遇，又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体验。

故此，我一得闲暇就整理素材，有心以小说体裁来记录一切。鉴于即时发表可能会引发形形色色的不良反响，我只能止步于记录阶段，姑且把成果保管起来，日后再伺机公开。

既然着手记述，不免会从头回顾那一连串可怖经历。结果，我充满“后见之明”地发现，所有事件似乎皆可纳入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苍龙乡神神栳村式的连续怪死事件，恐怖而又诡谲。究竟是人类认知范围外的魔力有所运作，还是狡诈绝

伦的杀人狂横行乡村？直到最后的最后，竟然还是无从判断。

第二类可举九十九原的九岩塔事件为例。不幸被卷入事件的我身陷异样氛围，隐隐的恶意历久不散，然而一看现场，却不得不认为只是平淡无奇的普通谋杀。但事实上，货真价实的妖异之力悄然贯穿了事件始终。

然后，第三类——下文所述、令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失踪案件——虽有民俗与宗教式的神秘色彩反复渲染，却因极端状况下的密室中发生“消失”现象，所以反而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面对侦探小说的感觉。

在鸟坏岛——兜离之浦那浮于绝海的孤岛上，鹤敷神社的巫女仅用二十分钟，就从正对着断崖绝壁、无处可逃的拜殿里消失无踪了。实乃不解之谜。

当然，我无法断言那名曰“鸟女”的妖物与此谜无关。毕竟，我无法断言……

昭和某年卯月

东城雅哉 即刀城言耶 手记

鸟狂岛的阴影不知何时追近了渔船。以阴云密布的天空为背景，在外地也有「鸟附岛」之称的大鸟神域，底部被翻卷的波浪缠绕、拍打着，屹立在前方不远处。

黑色的大鸟群，在前方的孤岛上空盘旋。

（那是……）

刀城言耶最初以为那是鸡，但随即察觉，那些鸟倘若是鸡的话，体形未免大得异乎寻常。如果是鸡，那肯定是鸡怪无疑。况且渔船离岛尚远，它们就能给人如此难以言喻的存在感，这也算它们不单纯是鸟的证据吧。而以孟兰盆节那阴云密布的苍穹为背景、上下翻飞着的身影，与其称为一向象征凶兆的鸡，还不如冠名“凶鸟”来得贴切。总而言之，阴森的气息似乎正在那里弥漫。

（凶鸟吗……）

在脑海中骤然出现的名词，言耶并未脱口而出。为了确认黑色的怪鸟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凝目向前方眺望。然而，鸟在空中盘旋，渔船又在波澜起伏的海面颠簸前行，稍一凝目就觉得头晕目眩。

万幸的是，他在铺展于兜离之浦斜坡上的街道间、迷途一般彷徨时经历的令人乏力的暑气，并没有延续到此地来。站在乘风破浪的船上，吹拂全身的海风和不时溅来的飞沫，都令他身心舒畅。

（要是再那样热下去，我这个人可就没法看啰。）

不争气的念头一闪而过，他又把视线投向船头，发现鵜敷神社的赤黑正用双筒望远镜望着相同的方向。

（用望远镜或许能看清凶鸟的真面目……）

想借，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就目前为止的观察所得，赤黑并非因为刀城言耶是外人才冷若冰霜，除了神社的个别成员，他对谁态度都一样。然而即便了解这一点，和他难相处的现状也毫无改变。更何况眼下的言耶压根就没有精神去请求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他振作起来，再度以肉眼眺望黑鸟——然而眩晕感越发强烈，胸腹间也渐渐烦恶起来。

（不行……实在是太勉强了……）

他不得不把视线移向船底，垂下头，闭起眼。

“那是大鸟神。”

鵜敷正声的声音从旁传来。

“也就是鵜敷神社祭祀的神——鸟之石楠船神的化身？”

眩晕感尚未消退的言耶眨着眼，随即抬头看向正声端正的脸庞。不知何时他竟已凑得如此之近。

“嗯，说穿了那就是影秃鹭……日本鹭鹰类中最庞大的鸟……”

（是吗，那就是影秃鹫吗……）

言耶当即回想起昨天在小镇的乡土史学家那里听过的话。

“啊，这样说虽然太露骨……”

身为神社的一员，却无情无义地揭穿大鸟神的老底，正声的行为还真直接。不过，虽然一般来说这会让人猜测他对生养自己的老家有什么芥蒂，但也许是托了那轻松爽快的语气之福吧，言耶并没有察觉出嫌恶意味来。

（有趣的男人！）

言耶自己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但眼前的美青年，却让他不得不认为是战后诞生的新人类——即使实际出生日期在战前。这是对自古以来的种种习俗持质疑态度，万事万物都逆反的一代，正声就给人这种感觉。

由于刚见面时对方用了清晰标准的普通话，言耶就问他在否在东京生活过。正声回答说听听收音机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闲聊之中他俩渐渐亲密起来，但言耶不再讲究谈吐的礼仪，正声的措辞却毫无变化。言耶无非虚长了两三岁，他却始终视为前辈相待，措辞也一丝不苟，绝无懈怠。古雅的风气可见一斑，或许正是因此，才让他显得额外富有魅力。

“哎？日本最大？”

言耶不去触碰揭穿神之使者老底的事实，只是坦率地流露出对影秃鹫这种生物的兴趣。

“全长一百厘米左右，两翼张开长则在二百五十到三百厘米之间吧？近看起来确是压迫感十足啊。”

出人意料的是，正声脸上浮现了畏惧神之使者的表情。不过，也许这是针对鹭这种生物本身流露的情绪。

话说回来，他这么年轻，也难怪不用尺啊寸啊这样的单位。在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战后的世界上，在业已流逝的那段岁月中，日本一下就被西欧文化侵蚀了，然而乡野间尺贯法仍在通用。在自古以来操持着老式营生的人群里，理所当然地沿用着。

“其实，在日本见到这种鸟可是件稀罕事。据说本来是栖息于欧洲南部、土耳其以及中亚至中国东北的鸟类，因为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有灭绝之虞，才作为迷鸟或极其珍稀的候鸟飞抵日本。这风姿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迷鸟？啊，你是说迷途之鸟……”

“据说身为迷鸟的影秃鹭，从极北的北海道到南方的鹿儿岛，在全国各地都有所发现，但它们原本主要栖息在气候干燥的高原和针叶林地带。有鉴于此，我推测它们从前并不仅仅是在这里现过身，没准还常常停留甚至有所繁衍。”

“你知道得真多。”

言耶坦率地表示了钦佩，正声立刻就害羞了：“这样的知识也没什么特别的用处。兜离之浦一直把这些鸟尊为神之使者。所以，‘不，其实要说那些鸟名叫影秃鹭’——这种实事求是的说明谁听了都不会高兴吧？”

“嗯，话虽如此，但我想就信仰而言，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信仰对象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即便明知大鸟神是一种名为

影秃鹫的真实鸟类，只要把它们视为神之使者就没问题。如果否认那是鸟类，换言之，否认那是一种生物，就是越过信仰的界限陷入迷信了。”

“嗯，是啊。不过渔村的人从古到今都深陷在迷信里……”

肯定了言耶之语的正声，微微苦笑着摇头。由此可见，他虽是神社的一员，却对那些事有逆反心理。

“常言道，渔夫离地狱仅有一板之隔，迷信也算顺理成章吧。非机动船时代有这样的老规矩，如果旧式的船遇到暴风雨，有人不幸落了水，就算只有一艘舢舨也要驾船出海。虽然国外也常见这种行为，但不过是为了救人一命；但在日本，原因就不仅仅是那也许会救人一命了，还担心不那么做对方就不能安息。如果有所怠慢，死于海难的人可能会化为鬼火、亡魂、引亡灵或引亡者等所谓的船灵，呼唤同伴赴死。”

“怪谈小说家果然对这方面的传说如数家珍呢。那么有鬼帆与迷船之称的幽灵船，你也有所了解吧？”

“嗯，不过，我想恐怕大多和柄杓幽灵故事有关。”

“日本海洋怪谈的招牌菜？”

“如果听幽灵一说‘借柄杓’就老老实实借出去，幽灵会用柄杓不断舀水往船里灌，船就会沉。所以出借时，必须敲掉柄杓的底再递出去——就是这样的传说。”

“换言之，名称或有不同，内容却大致一样。”

正声饶有兴致地回应道。

“我想海幽灵归根结底就是出于人们对海难者的畏惧。”



相对的，言耶虽在意正声的反应，却也不去触及，“譬如说矿坑，也一样。在无处可逃的密闭空间，同伴之死带来的恐怖，一定在你我想象的极限以上。虽然在海洋漂浮的船上具有四周三百六十度的开放感，但在事件突发的紧急关头无处可逃这一点，和地底深处的矿坑毫无区别。在那种特殊状况下冒生命危险工作的人会深陷迷信，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但正是因此，反而招致了令自己置于险境的局面，可谓可笑可悲，对吧？”

“你是指……”

“从前，船遇到暴风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丢弃行李斩断桅杆，即便熬到风雨平息没翻船，也只能在海上漂流，别无作为了。”

“啊，你是指这种事啊。斩断桅杆显然是基于避免翻船的合理判断，但事实上似乎并没有斩断的必要。不过在日本，遇到暴风雨渔夫们越来越撑不住的时候，就是先斩断桅杆，再削下发髻祭祀船灵大人，抑或投掷入海献给海神，一味祈求神佛保佑。结果却如你所言，就算走运熬过了风雨，之后也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了。”

“不是流传着一些极为悲惨的故事吗？不仅有人在船上饥饿而死，还有人漂流至异国他乡，刚一上岸就被土著虐杀，或者被捕获了沦为奴隶供人驱使，更有甚者，被贩卖去了别的国家——

“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十数年之久，终于被路过的船